名山勝槩記　卷之二十七

湖廣一

游武昌東山記　楊士奇

游武昌西山記　王廷陳

楚四樓詠引　袁宏道

黃鶴樓記　閻伯理

黃鶴樓記　汪道昆

登南樓記　陸游

武昌九曲亭記　蘇轍

游九嶷山記　董穀
泛沔州郎官湖序　李白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峴山亭記　歐陽修
春夜宴桃花園記　李白
題長江萬里圖　王世貞
登萬山與謝安書　習鑿齒
游西塞山錄　唐樞
游五溪磯錄　唐樞

沅水注　酈道元
白沙曲注　酈道元
高陽池注　酈道元
仲宣樓記　王世貞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襄州長渠記　曾鞏
尹公亭記　曾鞏
游儵亭記　歐陽修
東園亭記　歐陽修

贈玉泉仙人掌茶序　李白

記樊山　蘇軾

赤壁山考　顧起元

赤壁記　蘇軾

前赤壁賦　蘇軾

後赤壁賦　蘇軾

游黃州東坡記　陸游

黃州雪堂記　蘇軾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竹樓記　王禹偁
記游沙湖　蘇軾
記游定惠院　蘇軾
書臨皋亭　蘇軾
臨皋亭閒題　蘇軾
明
游觀音巖記　朱廷立
游岳陽洞庭記　高對
君山記　胥文相
湘君廟記畧　李客思

岳陽樓記　范仲淹

觀岳陽樓記　楊嗣昌

雲母泉詩序　李華

沱西別業記　何景明

偃虹堤記　歐陽修

古山樓記　劉辰翁

渚宮記　錢希言

龍山記　錢希言

補龍山文　蘇軾

瀟湘八景圖記　史九韶

跋瀟湘烟雨圖　馮夢禎

跋瀟湘煙雨圖　惠洪題
瀟湘八景圖記　史九韶

游武昌東山記

明 楊士奇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闊略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余三人者携童子四五人載酒殽出游隱溪乘小肩輿余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澈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盤石容坐十數人松栢竹樹之

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人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鷄犬聲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蓋齊丘化書延余兩人坐一媼捧茗盌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于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坐石上指顧童子摘芋葉爲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

賦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余賦一章書之立恭酌酒飲道士道士不能勝降跽謝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賡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蹁躚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絶語益奇遂復酌余與立恭飲少頃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

三四寸小者如指余糝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輙盡散不復來因共慨嘆海鷗之事各賦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柝而嚼之餘半餅遺童子遺予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峰僅丈許隱溪呼予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予時恐晩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芳草埠門以歸

閒閑淡淡

遊武昌西山記

黃岡王廷陳

辛卯秋七月磐濱李子龍津黃子按黃以暇日遊武昌之西山玉泉張子五丘王子及予從旣渡沿廻江岸初經市井隨迹原隰故阡新術遍歷互出古松夾道輿行松間風激木末響中笙簧雲陰藉裾山禽逐蓋旣出九曲道中宛轉盤折登頓欲疲曲竟古碣不屋剔蘚考刻感慨陳迹遂乃憇花宮登萃景樓搴蘅擬藻騁袂賓筵饔子割鮮魴鯉雜薦鼓吹墀列歌聲

近筵數觴且輟攀磴緣蘿直至絕頂率情草坐命酒藉石袖拂烟霞喜鷺鷥鴛悉出尊俎之下面挹大江帆檣陸離遙攬白雉山名倦雲歸岫近引寒溪迅湍赴曲俯睇故城頽雉積莽吟謝客之詩章撫孫權之劍石豪華猥藉俛仰愴神遂奮起廻立觴轉若環勸酹不文譁浪無禁已而落照在山候吏催暮於是二君遄歸予二客留龍磐磯背酌磯頭臨流洗爵忽見江光霞色窈窕微茫超然有塵外之想惜二君之不偕也遊之明日磐濵君賦之屬諸君和之以及予予曰

古稱登高能賦者爲大夫、予山人也不能賦、請爲君志之、

楚四樓詠引

公安袁宏道

楚之以樓雄者最勝爲岳陽夫以八百里之浩渺與湘君諸山之蒼翠羅而置之几席之間此天下絶景也黃鶴之觀小不及而樓當絶岩之上岩與岩相夾江水不勝其束日夜奔騰號怒其下晴川閣與黃鶴樓分岸立盡會城之山川林藪朱門繡陌若爲之設色者亦奇觀也仲宣樓殊寂寞四顧曠莽而已余少好吟詠玆樓近在耳目而不復措意者山水不相湊

也三樓奇勝又非余模寫之所能得故亦不復作古今爲詩者于尋常景物率爾下筆頗多佳語至于名山大川立意構詞乃反失之何則物有以奪其氣也余于三樓亦頗以雄麗自失辟如解音聲人曲窓嘔亞亦成佳韻及置酒高會冠舄紛錯輒面赤舌顫而不能吐者氣先懾也雷元亮以詩名海內既丞余郡有清譽而嗜爲詩益甚所之必以吟篋自隨其于四樓皆有述才情高潔雅與景敵余之囁嚅不敢出一語者君愜乎有餘人之才相去乃如此夫仲宣樓乎

平。得與三樓并稱。不爲不幸。然使庾元規王元之。皆以不相遭爲讓。不知元亮又何以自解。

黃鶴樓記

唐 閻伯理

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僊嘗駕黃鶴返憩于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迹存述異之志觀其聳構巍峩高標巃嵸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舒四闥霞敞坐窺井邑俯拍雲烟亦荆吳形勝之最也何必賴鄉九柱東陽八詠迺可賞觀時物會集靈仙者哉刺史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荆岳沔等州都團練使河南穆公名寧下車而亂繩皆理發號

而庶政其凝或透迤退公或登車送遠遊必於是宴必於是極長沙之浩浩見衆山之纍纍王室載懷思仲宣之能賦仙縱可揖嘉叔偉之芳塵。迺喟然嘆曰黃鶴來時歌城郭之並是浮雲一去惜人世之俱非有命抽毫紀茲貞石時皇唐永泰元年歲次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記

黃鶴樓記

鄣郡汪道昆

故劉中丞入楚楚父老請治黃鶴樓中丞曰嘻明詔加惠元元始得及於休息楚病矣慤何敢議遊觀父老曰不然古者省方觀民必有以也以明天時則觀雲物以保地利則觀山川以察人和則觀謠俗執政者愼諸此。其孰能廢之。故君子遊焉。小人休焉。君子觀焉。小人比焉。父老望公久矣中丞曰嘻楚方不歲寧詎輕用吾民顧今近屬不共詔從吏訊荆蠻負

固師老無功善從政者以時行父老姑待我明年遂庾人當不道廢勿王有司夷故宮其材可當大役頃之乘木浮沅湘而下皆川衡上材長十仞有奇足任主器津吏以告轉而致之工師又明年荊師獻捷父老更進曰楚故有京觀以表武功彼封豕餘以爲名無不胖大矣乃今野無暴骨一舉而俘叛人罷材官弛彊事功之上也請以樓易觀父老帥諸子弟請畢受功中丞曰嘻以　宗廟社稷之靈師出而獲戎首憖幸得免于蓆藁疇敢自功是役也力詘舉嬴毋勤

父老於是方伯監司若分部相與計曰材物既具所不足者非百工與諸大夫任之悉發刑徒以佐將作工舉矣既得請計日而畢工徐大夫中行氏入郎以中丞之命來告楚有勿亟之役賴諸大夫國人贊之成明公儼然在邦域之中請紀成事不佞拜大夫之辱避席終辭中丞得代踰年不佞自郎來從諸大夫立石宇下請從中丞平生之言譬則甘棠其人往矣其言在耳不佞寧忍負之楚爲南國輿區首被文德嗣是伯者代起厥有雄風文物聲名猶可槩見槃游

則章華高唐蘭臺石室辭令則左史倚相觀射父屈原宋玉唐勒景差學士至今誦之煌煌乎烈矣黃鶴由酤者顯載在稗官考文則不典於先民程度則不登於舊物顧千載而下唯此巋然獨存揆諸地宜其得勢然也彼其該七澤亘三湘揭夏門當大別硯碣石之表東海不然乎哉乃若扼吭江漢之間非師武臣力不守登樓坐嘯率倜儻奇偉之士在焉將固廢之必有與也由斯而論其世汚隆可得而言自能繹受封歷世滋大迄于問鼎其張可知齊侯執言服江

黃以賔楚即方城漢水誰能去兵其後封疆之臣守
在什二雖陳樽俎不廢戈矛此用武之區彼一時也
皇祖以六師下楚胙壯王塡之爰及　世宗楚居首
善當世三公四輔遞登楚材文治脩明鞬櫜不用執
政若諸大夫若諸父老幸而及此時也不亦恬愉乎
哉樓制故庳不足以稱明德天意與之更始而藉手
於中丞徙木程材人力宜不及此先事之不鑒非後
事者之資乎顧不佞受成無能布德意以周境內乃
今歲有水溢藪有逋逃民有流亾士有失職於天爲

僣時于地爲侵紀于人爲干和重爲諸父老之憂咎在不佞諸大夫幸而在事其無棄不佞而朝夕脩之力此三者以保有終無爲故中丞之辱是役也由前則諸大夫成之由後則諸大夫保之豈惟諸父老之休不佞幸矣

登南樓記

宋　陸游

郡集於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曰黃鶴山制度閎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爲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山谷所謂江東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也下闞南湖荷葉彌望中爲橋曰廣平其上皆列肆兩傍有水閣極佳往山谷云凭欄十里芰荷香謂南湖也是日早微雨晚晴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址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

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唐沔州治漢陽縣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詩序云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令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其後沔州廢漢陽以縣隸鄂州周世宗平淮南得其地復以為軍太白詩云誰道此水廣狹如一疋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人語猶可聞故人面可見形容最妙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別謂之二別云黃鶴樓舊傳費禕飛升於此後忽乘

黃鶴來歸故名樓號爲天下絕景以崔顥詩最傳而太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猶有可想見其地樓傍李監篆石刻獨存太白登此樓送孟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復與冠之出漢陽門游仙洞止是石壁數尺皆直裂無洞穴之狀舊傳有仙人隱其中嘗啓洞出游老兵遇之得黃金數餅後化爲石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初不云所遇

何人且太白固巳云頗聞刻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呂公洞蓋流俗附會也有道人澧州人結廬洞側設呂公像其中洞少南郎石鏡山麓巃嵸頑石也色黃赤皺皺了不能鑑物所謂浪得名者

武昌九曲亭記

宋　蘇轍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坡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而携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往留宿于山間以此居

九曲亭記

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年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丈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

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遥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悦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旣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

游九眞山記

明　董穀

山在漢沔其最著者曰大別蓋禹跡所及嶓源所窮紀于虞書人皆知余之初授漢陽也仰之與龍門砥柱等以爲其必有異者也既見之迺平岡橫亘江漢之滸猶諸然余每過焉必心羨之曰是猶及見非衣惡食之盛德步武于雲根水涯茫乎數千年矣既而侍御朱列山授余郡志考之又有所謂九眞山者寔維一郡之鎮去縣百里能作雲雨禱輒應余曰安得

一往其間乎是年入夏不雨畝田告災民以雩事白
爰吉蠲齋宿以五月既望乙丑有事于貞舟行蔡店
乘月明肩輿登陸行過半從者戒虎乃益鳴金吹角
持炬報呼以進又二十餘里至麓夜色微茫樹影參
錯攀援扶掖良久至絶頂得古祠焉即九仙之殿如
郡志所載云者雞且鳴假寐以旦俯首四顧群峰羅
立廼進與祠之老詢之曰此爲襲山此爲朝冠山此
爲走馬山此爲黄鶯山此爲陳湖山此爲稽功山此
爲崇陽山此爲同山皆瘦削其雕刻蜿蜒如蛇龍遠

若趨拱迫若侍衛而九眞巍然居所安如受之盋體有崇卑則勢因俯仰可以觀物理得人情矣薄暮祀峻廼下山倒昇之僕夫順行余得逆觀危崖長壑萬卉盛長草木之氣紛馥著人左右皆成一色殆類鬱藍之天自空而降碧霞之宮從地而湧巒光欲滴應接不暇又良久廼即平地行三里許始出山止焉鴻荒之初余不識眞宰之意使漢水泯濫經乎九眞之下或九眞突乾立乎漢水之上則有夏之后金簡玉文之書未必不告成于茲山之巔與岣嶁同垂無疑

矣迺今如是泯没千古茲余是之憾也豈九眞之靈不欲炫露自甘寂寞之鄉抑神禹之偶遺不以漢决於此將大塊賦形出於無意姸媸好惡自生于人心而水土者不與也是皆未可知也昔九華晦於漢知于唐鴈宕晦于唐知于宋又安知九眞山不知自今乎是又未可知者也

泛沔州郎官湖

唐 李白

白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練清光可掇張公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游者非一而枉踐佳景寂寥無聞夫子可爲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因舉酒酹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爲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

山共相磨焉詩曰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秋
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爲歡古來無郎官愛
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滅名與此山俱

沔州秋興亭記

唐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覩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頀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洽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愼居處謹視聽焉

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朞月而政和於訟堂之西因高搆宇不出庭戸在雲霄矣郤負大

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浸閱吳蜀樓船之殷鑒荊衛藪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虛目開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于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況乎當發生之晨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在搖落之時則俯顥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節則棲同雲於

扃闥見雪之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常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予自巴丘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俛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志之。

峴山亭記

宋　歐陽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

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嘗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劘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

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

春夜宴桃花園序

唐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寄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游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慙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詠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邁爽

題長江萬里圖

吳郡王世貞

余舊有黃子久長江萬里圖又於一友人處見夏珪所圖皆極微茫菴靄黏天無際之勢而不能一一辨所自然。皆自武昌汎洞庭。沿江陵而上。趣峽口入蜀。乃足稱萬里。此圖則自武昌溯漢江。遶故郢。度襄樊抵太和山而止。蓋喆匠朝真卽舟次所得而貌之者也。

登萬山與謝安書

晉　習鑿齒

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南眷城郭懷羊公之舊風北臨楚墟存鄧老之高蹤游目檀溪念崔徐之交肆覽漁梁追二公之迹若乃裴杜和傳之故居繁欽王粲之舊宅遺事滿目

長公超然臺記出此

遊西塞山錄

明　唐樞

大江泊道士洑冒雨登西塞山山突出江中峻巖如削駛洊在下怪石淵潭群峰四拱差退一阿坐郝恩觀觀後玉皇閣山麓龍窟寺西望回山元結讀書處雨甚不能上

西學凡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遊五梁磯錄

明 唐樞

磯當大江湍急中險削一巖突出瑩石丹白箐茅翠鬱奇岸四匝爽然淸以壯呼酒爲賞曰吾才能與較優劣乎自勉

沅水注

魏 酈道元

沅水東得關下山東帶關溪瀉注沅瀆沅方又東歷臨沅縣西爲明月池白壁灣灣狀半月清潭鏡澈上則風籟空傳下則泉響不斷行者莫不擁檝嬉遊徘徊愛玩沅水又東歷三石澗鼎足均跱秀若削成其側茂竹便娟致可玩也又東帶綠蘿山頹巖臨水懸蘿鈎渚漁詠幽谷浮響若鍾沅水又東逕平山西南臨沅水寒松上蔭清泉下注栖託者不能自絕於其

側沅水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
山西帶循溪一百餘里茂竹便娟披溪蔭渚長川逕
引遠注於沅

白沙曲注

魏 酈道元

麗德公所居在南白沙世故謂是地為白沙曲矣士元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桂柁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之所築也言表盛遊於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吟矣

高陽池注

魏 酈道元

襄陽侯習郁魚池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長六十步廣四十步池中起釣臺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於池側沔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伏逗引大池水於宅北作小魚池池長七十步廣二十步西枕大道東北二邊限以高隄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游宴之名處也山季倫之鎮襄陽每臨北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言此是我高陽池故時人爲之歌曰山公

山何去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仲宣樓記

吳郡王世貞

自王粲仲宣依劉表于荆州作登樓賦而江陵有仲宣樓後襄陽有樓亦曰仲宣而友人襄少史周紹稷至自修楚乘還斷以屬之襄陽其辭甚辨而其旨以劉表始至宜城用二蒯蔡瑁計討平諸賊北據漢川以臨中土幾十五年而其子琮始降曹氏蓋終始不離襄陽而江陵特其支郡仲宣之依表為幕下叅佐以共朝夕不應去襄陽而登江陵之郡樓也然劉良

注兹賦猶以爲江陵而盛弘之荆州記則直以爲當陽其所稱陶牧昭丘云江陵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又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之按張華志稱范蠡葬南郡之華容又云濟州平陰東陶公山山有陶朱公冢則所謂陶牧者未必確而楚昭王避吳去郢北徙都爲襄州之樂鄉其所謂昭丘者亦未必不在襄之近境也賦又云倚曲沮之長洲注引地理志漢水房陵東山沮水所出今房陵實爲襄壤邑而沮水至郢入江故不走江陵道然

酈道元謂沮水南逕麥城西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而據此賦語爲證則仲宣之所登者一而後人之所擬者三其在襄陽去賦事辭稍遠而于理爲近也夫襄陽之必爲仲宣與江陵之必不爲仲宣吾固不暇論其辭之孅稱于後世若士衡兄弟之所讓筆亦其足以容吾贊獨惟當仲宣時天下半糜爛干戈哉其可借而托足者獨荆州而幽憂感愴之極自謂其身莊舄而心鍾儀若有羡于求群之獸與擧翼之鳥豈以景升之將阽而荆社之不木歟迨其一說琮

而歸捿甘爲其用事之椽而內豔其所從之神武遂忘先太尉司空之所以相漢其于辭荅不以風而以頌矣然則仲宣之所爲懷思故土也非故國與故主也予既以語紹稷而會　襄國王有所拓飾于樓使使來請記今　天子累葉神聖薄海內外爲一雖窮髮不毛之地梯航所可及者若在堂隍之下而無所慮其私王以親賢有國玆土世世共奉唯謹亦寧若景升之不恤其祀而自玷于宗衰哉予故不辭而書之石以示夫遊者仰而國俯而家靡所不衎衎卽欲

有撰述以鳴熙代之盛而附于登高能賦之義足矣
固不必以仲宣輕重也

考博似宋景濂荆塗記而筆手更老

郢州孟亭記

唐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慤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

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與毫釐也他稱是者尤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于文為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覩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歜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于郢之亭每有觀之志四年滎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湖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

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爲遨厮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耶命易之以先生姓曰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署于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空豆徹立而爲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宋 曾鞏

荆及康郎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碣壅是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爲縣漢

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爲城一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碣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弃于無用及白起資以

利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于四方蓋水出于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于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于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于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于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于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況于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

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成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于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葢將任其職非有求于世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出然其心葢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于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予至而問焉民皆

以爲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爲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千年鄢水本末如掌

尹公亭記

宋　曾鞏

君子之於已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已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為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為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

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栢之間結茅爲亭以茇爲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

因其故基增庳益狹斬材以易之腐瓦以甓之既成而覽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樹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葢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以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脩而大之者豈獨樹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回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

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
日也

游鯈亭記

宋　歐陽修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海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于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胷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江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荆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

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為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為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為大不以方丈為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眞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為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施惠游于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為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初二日舟中記

荆川曰歐公零零碎碎無甚緊要而說來風致[illegible]

然最其所長此記尤稱奇

李秀才東園亭記

宋　歐陽修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滁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鬭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常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于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

見僻居荆夷蓋于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于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庳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

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于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

之湍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吾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于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益明道二年十月二日也

荊川曰爲人作一園記直從鄒國說起何等布置

贈玉泉仙人掌茶序

唐 李白

余遊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百蝙蝠大如鵶按仙經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異于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余茶數十片拳然重疊其

狀如掌號爲仙人掌茶葢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覿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余荅之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德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清蓮居士李白也嘗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鵶倒懸深谿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灑芳津採服潤肌骨叢老采綠葉枝枝相接連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舉世未之見其名定誰傳宗英乃禪伯投贈有佳篇清鏡獨無鹽顧慚西子妍朝坐有餘興長吟播諸天

屠長卿曰太白數序皆是山水性情文字落筆自
成藻麗不知者便謂傷於詞

記樊山

宋　蘇軾

自余所居臨臯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爲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爲盧洲孫仲謀汎江遇大風柁師請所之仲謀欲往盧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柁師使泊樊口遂自樊口鑿山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頂即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

菩薩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死於樊口尋繹故迹使人悽然仲謀獵於樊口得一豹見老母曰何不逮其尾忽然不見今山中有聖母廟予十五年前過之見彼板彷彿有得一豹三字今亡矣

赤壁山考

江寧顧起元

赤壁山乃吳破曹處湖廣赤壁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皆有之惟武昌嘉魚縣西南八十里大江濱北岸烏林南岸赤壁是也唐屬蒲圻故云去縣西百四十里今屬嘉魚宋謝枋得猶於石崖見赤壁二字蘇子瞻所遊乃黃州西下津江百步赤壁磯土人訛為赤鼻非故地也可謂賦而失實

赤壁記

宋　蘇軾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温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旣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

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
眼處以爲群石之長

赤壁記

宋 蘇軾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即周郎敗曹公處
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有二
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舍舟登岸入

前赤壁賦

宋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

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
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
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
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
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
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
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
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
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

蝣於天地渺蒼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化者之無盡藏也而

我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皐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

酒與魚復遊于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横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

揖予而前曰。赤壁之游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游黃州東坡記

宋 陸游

自州門而東岡壟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豁東起一壟頗高有屋三間一龜頭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頗雄四壁皆畫雪堂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橫按筇杖是爲雪堂堂東大柳傳以爲公手植正南有橋榜曰小橋以莫忘小橋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無渠澗遇雨則有涓流耳舊止片石布其上近輒增廣爲木橋覆以一屋頗敗人意東一井曰暗井取蘇公

詩中走報暗井出之句泉寒熨齒但不甚甘又有四望亭正與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覽觀江山爲一郡之最亭名見蘇公及張文潛集中坡西竹林古氏故物號南坡今已殘伐無幾地亦不在古氏矣出城五里至安國寺蘇公所嘗寓兵火之餘無復遺跡惟遶寺茂林啼鳥似猶有當時氣象也郡集於棲霞樓蘇公樂府云小舟橫截春江去卧看翠壁紅樓起正謂此樓下臨大江烟樹微茫遠山數點亦佳處也樓頗華先是郡有慶瑞堂謂亦故相所生之地後毀以新

此樓酒味殊惡然文潛乃極稱黃州酒以爲勝京師之外無過者豈文潛謫黃時適有佳匠乎循小徑繚州宅之後至竹樓規模甚陋不知當王元之時亦止此耶樓下稍東即赤壁磯亦茅岡爾略無草木故韓子蒼待制詩云豈有危巢與栖鶻亦無陳迹但飛鷗此磯圖經及傳者皆以爲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質李太白赤壁歌云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敗曹公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賦云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

邊人道是當日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輕下如此至韓子蒼云此地能令阿瞞走則眞指爲公瑾之赤壁矣又黃人實謂赤壁曰蒼鼻尤可疑也晚復移舟菜園步又遠竹園三四里蓋黃州臨大江了無港澳可泊武云舊有灣郡官厭過客故塞之

黄州雪堂記

宋　蘇軾

蘇子得廢圃于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
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
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眞得其
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瞑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
興也未覺爲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若有失焉以掌
抵目以足就屨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
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慾深今

似繫馬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蘇子心若省而口未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爲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提刀避衆礙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馳至剛故石有時以泐以至剛遇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縛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釋子有惠矣用之於內可也今也如蝟之在囊而時動其脊脅見於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風不可摶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

留之故愚者視而驚智者起而軏吾固惟子爲今日之曉也子之過我幸矣吾今邀子爲籓外之游可乎蘇子曰子之於此自以爲籓外久矣子又將安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爲籓也名譽不足以爲籓也陰陽不足以爲籓也人道不足以爲籓也所以籓子者特智也爾智存諸內發而爲言則言有謂也形而爲行則行有謂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喑嗚蹈蹶之而已則籓之於人抑又

固矣。人之爲患以有身，身之爲患以有心。是圃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雪，將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釋；心以雪而警，則神固不能凝。子之和既焚而燼矣，燼又復然，則是堂之作也，非徒無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見雪之寒乎？則竦然而毛起。五官之爲害，惟目爲甚，故聖人不爲。雪乎雪乎，吾見子知爲目也，子其殆矣。客又舉杖而指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雱下也，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

豈私於凹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
況於人乎子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
名實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凹者乎蘇子曰予之所爲
適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適然也適
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雨不可
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怒心風不可繪也見
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意覩是雪也子之內亦不
能無動矣苟有動焉丹青之有靡麗水雪之有水石
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襲豈有異哉蘇子曰子

之所言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子不能默此正如與人訟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絶辭者也子以為登春臺與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為靜以臺觀堂則堂為靜靜則得動則失黄帝古之神也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南望而還遺其玄珠焉游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游情寓於望則意暢情出而忘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矣是又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

近之收其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邇而煖不寒而栗凄凜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既無炙手之譏又免飲冰之疾彼其趑趄利害之徒猖狂憂患之域者何異探湯執熱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將能爲子之所爲而子不能爲我之爲矣譬之厭膏粱者與之糟糠則必有忿詞衣文綉者被之以皮弁則必有愧色子之於道膏粱文綉之謂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爲師子以我爲貧猶人之於衣食缺

一不可。將其與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予且為子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甕而忘其機。負頃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三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縱而懼吾之日。終也釋吾之縛而脫吾之羈。是堂之作也

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吾不知雪之為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為可依違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羣息已動大明既升吾方輾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不棄兮我其子歸客忻然而笑唯然而出蘇子隨之客顧而頷之曰有若人哉。

黃州快哉亭記

宋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淸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適於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詩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觀其爲快也哉

竹樓記

宋　王禹偁

黃國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

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樵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辰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巳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

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記游沙湖

宋 蘇軾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紙畫字書不數字輒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

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
將白髮唱黃鷄是日劇飲而歸

記遊定惠院

宋　蘇軾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脉呈露如老人項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飲往憩於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處脩潔如吳越間人竹林

花圃皆可喜醉臥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月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鬻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瀹瓜李遂寅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饋油煎餌其名爲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蘩橘移種草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予記之爲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飲以棗湯代之

書臨皐亭

宋 蘇軾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坌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慙愧慙愧

臨臯閒題

宋　蘇軾

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聞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以不如君子上無兩稅及助役錢爾

觀音巖記

明 朱廷立

縣之西南羣峰秀異聳然直逼霄漢曰雨山云山多泉石神龍所都霖雨時行多自此起故名焉予家居者十年凡通之山水歷覽殆遍然未知有觀音巖也嘉靖己酉予罷政復尋舊日工課明年有人向予言巖勝不輟口予聽之宛然巖之在目也是年十月望予往先大夫方伯公暨韓九山朱赤厓郭犀溪偶在焉是日宿滑溪明日指顧山形問訊小源南山乃發

跡處路入羅城轉黃田皆予平昔所未跡山川初識瞻眺一新相逢村老悉古朴有前輩風令人有遠想焉至福壽寺寺無佳處一味幽僻耳明日行十餘里而山漸近平日所望西南羣峰今在面前矣入山口渡石橋登山僧披衣倉皇下山迎穿林傍不隱現無定時從者先登至山半驚咤驩呼若有追而獲者予乃知巖所在須臾至巖予等羨曰以昔所聞詎能盡此巖哉奇觀奇觀茲來不徒矣巖高十餘丈與石纍纍珠聯星附無慮萬狀其獨出而下垂本耿而末巨

狀如錦囊孤懸虛室者視他石爲最異中露一孔其深隱隱金光一點灼然而外射觀音像也造化委形自然之巧有如此者世所雕刻普陀巖何可及此巖端古木斜出如蓋其根抱石盤曲如虬虺又不知其年數巖險不可梯僧曰村中人以金碧新觀音像則必呼山下金齋公齋公至則拜巖下祝曰吾上巖取觀音祝畢攀援亂石迂折而上人望之猶猿之緣木然至則從孔中入取觀音繫負于背而下又猶烏雀出入于其巢然其送觀音而上亦若是葢十次矣嗟

乎危哉設失手墮足骨粉如矣所恃者謂觀音必相之故其神全而無恐也覽畢由東復渡石橋而上至佛堂青山四抱如張画幅鍾鳴四山皆響香烟飄散輕裊林杪若輕雲之過我也石下流泉淙淙有聲人云春秋泉盛瀑布遇石而激如雪片片飛濺人衣夫以予所游諸山此爲第一迺游者則甚少豈其地僻爾乎使當衝劇則游者月不知其幾矣世有負麗德而弗自耀又無有薦之者終老岩穴與此山何異也徘徊指顧胸臆清潤絕無渣滓窺此境界識此氣象

始謂之大觀日落下山至韓氏宴樓上劇談山勝惜未能一宿其上綢覽其餘追憶嘉魚李大崖游衡山與諸友約曰七十二峯一峯不盡一日不游七十二峯不盡遍不歸何其豪也予等所游曾不浹時風流不及前輩遠矣

游岳陽洞庭記

明　高對

余家食時夢登方舟正舉帆長往忽驚濤怒浪停泊柳港遥見江城層樓丹崖翠壁臨大江之濵少焉風恬浪靜舟始安流覺來莫知其端嘉靖甲辰余麾南陽守丙午謫鄭州判戊申移巴陵令舟由荆南順流而下洞庭長江風作維攬磯石岳陽樓君山俱在望宛然昔年夢中景乃嘆曰余今日謫移固前定矣蓋巴陵之勝惟在洞庭一湖按禹貢九江孔殷即此湖

水沅漸元辰漵西灃資湘皆滙流洋溢互瀦周迴八百餘里浩浩湯湯一碧萬頃月印之而著象風遭之而成文殆與芝城之彭蠡姑蘇之震澤金斗之巢焦武林之西湖同一汪瀾也夫洞庭固極三楚之勝岳陽樓枕巴丘瞰洞庭延庚挹辛縹緲崢嶸巍乎大觀不特君山咫尺擁浮湖面南有祝融北有內方東有黃鵠西有大龍環列拱屹皆在指顧間殆與豫章之滕閣宣城之疊嶂武昌之黃鶴黃岡之竹樓同一壯麗也夫岳陽固據洞庭之勝建始莫詳宋顏延年陰

鑑詩尚可考唐開元間張說謫守是邦登臨賦詩自
爾名重觀其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之句則其懷
抱可知矣說子均李杜韓孟白賈諸名賢皆有題詠
樓與湖山名益重于世宋慶曆間滕子京亦謫于斯
作新厥樓屬范希文爲記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者其寓意深矣昔柳宗元謫柳永凡
所經之處皆以詞章品題爲佳山水文正公三代以
上人物宗諒獲此嘉記華此傑樓更偉觀數重迥出
湖山外豈止一丘一壑一水一石不平哉當時以滕

樓范記蘇書邵篆為四絕而永叔特寄詩謂其逸思遒文良有以也目後遊斯者率多遷謫凡所歌詠類皆悽惋此固江湖之遠既有以感發羇旅情悃而欝陶之衷亦藉乎風景而因言以宣也耶余每登樓感今慨古舉目蕭然自不能已乎去國懷鄉憂讒畏譏之念也按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二女居之爲湘君因以名山本靜凡欲登者若先形諸擬議輒烈風雷雨多不果是年中秋余公暇乘舟獨往是日也晴空不雲澄江不波既泊岸回瞻岳樓恍若蓬萊隔弱水然

湖水浮山入山則視之不見異哉崇岡平阜沃野極
百里之遠茂林方竹藤蘿繞諸刹之上山之鳴鏗然
有聲聞馥郁之香莫知其處道書以此爲十二福地
其形如牖其狀如十二螺髻李太白詩淡掃明湖開
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劉禹錫詩遥望洞庭山擁翠
白雲盤裏一青螺是已唐諫議韓注直忤貶岳適意
遊君山杜工部寄以濯足洞庭望八荒之詩何其雄
哉及觀湘中老人之歌東坡謂必謫仙遁世者所爲
似亦確論也若夫山有臺名軒轅相傳黃帝鼎此鑄

鼎鼎成騎龍上昇秦始皇南游浮江阻風問湘君何神博士以堯女舜妃對怒赭其山二說似幻誕匪輕至於柳毅傳涇陽婦書與洞庭水君宴碧雲宮尤涉荒唐殊未足信岳武穆伐君山木造巨筏塞港汊禽洞庭寇楊么厥功尚可紀哉余遍歷茲山之景暮煙既凝暮鴉既棲可以詠歸矣登舟乃還月明如晝中流浩歌仍向岳陽樓下泊焉

君山記

明 胥文相

夫洞庭爲長江巨浸而君山則洞庭孤絕處也雖三苗據以爲險而舜實以是昭文告蛟蜃雜以爲窟而禹實以是降我凶得民到于今受其賜秦皇幾以不渡揚么祗以自翦且聞是山不受穢赤沙湖在洞庭湖西夏秋水汎與洞庭爲一涸時惟見赤沙舊志云洞庭南連青草西亘赤沙七百里又謂之三湖一統志雲夢湖在郡治西與洞庭青草二湖相連洞庭在北

青草在南雲夢在西合爲一湖孟浩然詩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郡志金沙洲在洞庭湖中與鹿角對一名龍堆延袤數里杜甫詩龍堆擁白沙即此宋張孝祥有賦葛長庚詩惟有金沙堆下水東西南北任風吹一統志君山在府城西一十五里洞庭湖中一名洞庭山又名湘山狀如十二螺髻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蓋堯女湘君始居於此故名昔秦始皇南游衡山入洞庭遇風濤大作幾不能渡因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妃也又曰湘君神游出入

則多風始皇怒命伐其樹赭其山上有楚興寺軒轅臺柳毅井傳書亭飛昇亭響山酒香山道書以爲第十一福地古今題詠最多一統志并郡志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勢高遏住湘波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於陸惟一川湘水而已北夢瑣言酒香山湘川記君山上有美酒飲者不死漢武帝遣欒巴求得之未進御東方朔竊飲帝怒欲殺之對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爲帝笑而釋之相傳每春時往往

聞酒香尋之莫見其處方輿勝覽并郡志響山在君山上一名鳴山履之鏘然有聲柳毅井在君山唐柳毅中宗時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嫁涇川次子今被毀黜敢寄尺牘洞庭之陰有大橘樹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其言武夫揭水引入靈虛殿取書以進洞庭君泣曰此老夫之辠使孺弱罹憂頃之有赤龍飛去俄擁紅粧一人回郎寄書女也宴毅碧雲宮洞庭君弟錢唐曰涇陽娶婦敢託高義爲親毅不敢當辭而去後再娶盧氏貌美曰予郎洞庭

君女涇上之辱君能救之玆奉閨房永以爲好遂與同歸洞庭郡志

軒轅臺在君山一名鑄鼎臺黃帝鑄鼎荆山之下鼎成騎龍上昇今臺址尚存一統志

李容思湘君廟記畧

洞庭蓋神仙洞府之一也以其洞府之庭故以是稱湖名因山自古而然矣昔人有立湘君祠於此山因復謂之君山其廟宇爲秦王燬廢後亦久無構葺者是山去郡郭四十里而近人未嘗敢居其中按圖經此山不受穢惡無猛獸愚以爲海有員嶠蓬島之類

人可望而不可至玆山埡堌波心雲水四周人可至而不可居寧非嶼嶠蓬島之亞歟固爲靈神之所憑依宜矣舊邦人禱禜水旱嘗於此山

岳陽樓記

宋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

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際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

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觀岳陽樓記

武陵楊嗣昌

歲在乙卯二月庚子余觀乎岳陽之樓岳陽樓者岳州郡城之西樓也其面正西臨視洞庭莽莽滔滔初未有際惟若遠天落於湖外無復尺寸之地而止耳夫湖南有長沙北有武陵西有荆蜀彼豈無一巒片石杰然高出于湖表者乎何眼界精絕睹湖之狀若大圜際天而外無一物也語占氣者仰望三四百里平望在桒榆間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

里然則三千里外有物皆可見也而湖之外遂三千里乎塗行者之見遠山若一螺子一義甲或數日而後至焉今航湖者一日亦達數日亦達乃其視數日外若鴻濛未開而希一螺甲之觀不可得也則異甚也瞿曇氏謂眼末八百功德彼以十方言之方得二百若一百今極吾之目視一方不數十里外而遂許以一百功德不已多乎俗謂洞庭爲八百里湖以八百功德視八百里湖至相等也而何其不相及大懸殊也若謂眼不如耳功德則尤惑焉今使吾耳洞庭

雖得其風水澎湃歌呼款乃之聲不過里許而已絕不能遠有所聞出眼功之所不及也而又何德以過之。無已其神遊乎。夫神遊者不知其遊也不知其遊而遊所以神吾眼不知所以視而視至吾耳不知所以聞而聞生吾情不知所以暢而已與萬里烟波相爲浩渺而無終極也又豈詞喻之所可至哉。余觀之是日也風去雨還雲馳霧驟蛟人龍伯與堯女舜妃爭爲恍惚奇詭以眩人於不可測憑軒久之疑將折而入於洪瀾之中焉念昔秋夜幾半浮一葉中流求

棲不得幾不知有性命迄今而膽爲之怵欲哦詩自慰未能也仰視簷端有押杜韻作詩者乃歎曰人固不同量如此、酒有別腸、詩又有別膽耶、因咋指吐舌而去

雲母泉詩序

唐　李華

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湩不泒如淳漿烹茶析蒸灌園漱齒皆用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東陂帶[illegible]二十里盡生雲母墻階道路炯炯如列星井泉淡滿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癖痼疥搔之疾華深樂之隸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為諫官公性與道

合忽于權利方掛冠投簪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司功恩復左補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制書不至華泝江而西次于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祈顧屬恩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庭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涕下況支離多病年甫始衰願餌藥扶壽以究無生之學事乖志負火爇于心寄懷此篇亦以書予之志也晨登玄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高秋天地清山

門開古寺石竇含純精洞澈淨金界貧緣流玉英澤藥滋畦茂氣染茶甌馨飲液盡眉壽飡和皆體平瓊漿駐容髮甘露瑩心靈岱谷謝巧妙匡山徒有名願言構蓬蓽荷插引泠泠訪道出人世招賢依福庭此心不能已瘖瘵見吾兄曾結潁陽契窮年無所成東西同放逐虵豕尚縱橫江漢阻携手天涯萬里情恩光起憔悴西上謁承明秋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猿啼巴丘戍月上武陵城共恨川路永無由會友生雲泉不可忘何日逐躬耕

沱西別業記

信陽何景明

沱出于江予嘗浮江下峽所束勢漂疾淪漄濆湧洄洑莫得旁展既入荆地平溢十數里其勢始得肆縱乃有別出若沱者焉沱至華容則蜿蜒廻復帶城抱郭起伏皆自重岡曲壠相隱顯又瑩澈可鏡予望慕者久之乃知其地多秀產固有山川蔭之也吾郡守孫公華容人間以是語之公曰沱之西吾別業在焉始吾遊沱西見其地膏塲繡澮可以稼穡水有青赤

雜色之魚可以罾網中又夷爽可搆而湖山四塞又可以眺而得也遂購得之他日獲解官將惟是以終而予昔嘗得其槩爲我記一言予業已奇公曰是予所云華容秀產也既公之子世其者來從予游予益奇之曰是又所謂秀產也而愈益信山川之能蔭也孰知予向所見山川者固公家物也公在壯歲宦至郡大夫而聲績樸著向往方殷未可以言退也然予見今之仕者多以官爲家而[illegible]所[illegible]公乃預有是計其明達遡有[illegible]至邑三里[illegible]

至店東墻以城陴睨互出林表西峙白鼎後爲黃湖南有湖曰田家湖湖之外爲禹山列如屏障雜見丹碧雲烟之所出入光景之所射映朝夕四時之所變化不可紀狀而公誠有成功引退之時日處其中治田灌園持書訓子孫暇則置酒召客相與投壺弈棊無不可樂者此固公所先畫于心而奚俟乎予言耶既紀其勝復爲沱水四章他日過沱西之堂幸歌以自侑詞曰沱之水清且漣兮宜爾子孫秀且賢兮沱之滸有田膴膴我往于田其實碩甫沱之中其夷可

宮、我日以居、裕其有終沱之外、其山若會、予日以絃

用綏我年、

偃虹隄記

宋 歐陽修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

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爲利于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illegible]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

古山樓記

朱　劉辰翁

長沙朱君佐過予于廬陵相視各壯歲也已矣年近五十書來與我古青之樓將棲隱焉求文以爲記余爲記之曰青者何山也請更之古山何如山在天地間幾千萬年而未化如駢枝疣贅而莫之勝說豈惟人病是將陰陽者厭之矣吾亦不知其初高下磊落變化何以至此也以爲大塊之所塗而洪水之所決邪其高且數百千丈爲日月相避隱處殆造物之所

不能去也、意者其亦有杞國之故、且隊且積、以及此邪、求之六合之內而不得、雖神州赤縣、吾不信也、異乎此者、其當何如、何厚、何高、何顛、何顏、于是有共工者觸之、于是有五丁者鑿之、于是有愚公者移之、觸之、鑿之、移之之不可、則鞭之以秦皇、拔之以項羽、蹴之以夸父、而不勝、而衡守、而擅鑄、而媚之以封禪、而阨之以兵革、其窮人力若此、而欲天地欲無意焉、不可也、謂天地有意乎、後之人蓋不可也、而後之人若有力焉、方其自恃也、有過此焉、而卒不可恃也、彼其

有恃于人也亦多矣其助之不可而因以斂之與其
斂者自斂而獨與天地者相終始也悲哉乎所謂古
山者如此吾與君登樓而望君所居嶽麓循嶽而南
爲蒼梧之野二妃之所賁淚南至于羅浮望三山者
或彷彿焉今其人遠矣少西爲洞庭又西爲峩眉之
雪蠶叢魚鳬者不可得而道已毎聞子規喟然而起
起而望曰望帝今其人遠矣自江入于海則東也其
小曰塗山玉帛萬國專車藏焉又東爲滄海安期徐
生自是而不返今其人遠矣言未旣君振袖而起曰

荒哉萬古闊乎其四方也吾樓于是閒也何居其曠
然若古今之塗乎其亦他有所可隱乎子盡爲我言
之子不爲我言之曠也奈何余仰而噫俯而笑曰今
猶古也今之古者其猶有存乎則余不得其于斯也
子又以今之今者爲足存乎夜以思之其知之矣其
自明日以往抑不可知余以斯樓爲不足樂耶四方
若此君樓居而我記之其復何憾井幹麗譙歸春結
綺盛時鉅麗者安在下至齊雲豐樂岳陽黃鶴騷人
疇昔徘徊落日又焉知其至此則夫斯樓者其不足

記耶其不謂之隱耶夫四方而不足以隱則隱此足矣隱而謂吾山則吾山矣山在天地間誰能主之四岳三塗是不一姓以吾隱此而山亦吾則山與君俱不可得而見矣不能不在人間而藏于人間巢皆欲知君者求之樓欲知君樓者求之記記成于巳卯庚辰之春日是日也霧漫天自子規南二妃西青青者如失惟朱氏樓獨存

渚宮記

吳郡錢希言

渚宮卽楚頃襄王之離宮而宋玉之故宅也梁元帝卽位楚宮卽此及後梁蕭詧皆居之元帝製元覽賦云夾江帶阡布濩井田通衢交逬高門接連人腰水心之劒家給火畊之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三巴黄甘千戶朱橘臨秋水之至樂登春臺以自欣鑿戶牖而長望混木鴈而兼陳讀此文則當時都會之盛依然想見今烟草芊緜茲茲不可跡矣

龍山記

吳郡錢希言

龍山蜒蜿如游龍逶西北羣峰而來又東盡於落帽臺總之皆龍山也而龍山之西北隅曰擲甲山城頭一培塿耳相傳關羽棄甲於此後人廟貌其上強名曰山焉

孟萬年落帽龍山後人遂築臺其上記得李羣玉詩落帽臺邊菊半黃行人惆悵對重陽蓋其來久矣至今寒香爛熳瀰岡被谷荆人尚有登龍故事

流風未夷

補龍山文

宋　蘇軾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温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今世不見此文予乃戲爲補之曰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讌凱群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帢胡爲中觴一笑粲發楩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騄交騖駑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顱茁髮維明將軍度量閎達容此下士顛倒冠幘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

歌相鼠以侑此罰右嘲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
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
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
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
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
俾出童羖右解嘲

滑稽子文者

瀟湘八景圖記

元　史九韶

客有持瀟湘八景圖示予請記問曰子知瀟湘之所自乎予應之曰吾聞瀟水出道州湘水出全州至永州而合流焉自湖而南皆一水所經至瀟陰始與沅資水會又至洞庭與巴江之水合故湖之南皆可以瀟湘名之若湖之北則漢沔湯湯不得謂之瀟湘瀟湘之景可得聞乎曰洞庭南來清以碧嶂綿衍千里際以天宇之虛碧雜以烟霞之吞吐風帆沙鳥出沒

往來水竹雲林映帶左右朝昏之氣不同四時之候不一此瀟湘之大觀若夫依山爲郭列肆爲居魚蝦之會菱芡之都來者于于往者徐徐林端清氣若有若無翠合山色紅射朝暉餘不盈乎一掬散則滿乎太虛此山市之晴嵐也晴嵐漾波落霞照水有葉其舟捷於飛羽幸濟洪濤將以寧處家人候門覲笑容與此遠浦之歸帆也翼翼其廬瀨崖以居泛泛其艇依荷與蒲有魚可膾有酒可需收綸捲綱其樂何如西山之暉在我桑榆此漁村之夕照也暝入松門陰

生蓮宇杖錫之僧將歸林莽蒲牢一聲猿驚鶴擧幽谷雲藏東山月吐此烟寺之晩鍾也苦竹叢翳鷓鴣哀鳴江雲黯黯江水冥冥翻河倒海若注若傾舞珠泣之蛟客悲鼓瑟之湘靈孤舟老叟寐也無成擁蓑獨坐百感塡膺此瀟湘之夜雨也霜淸水落蘆葦蒼蒼群鳥肅肅有列其行或飲或啄或鳴或翔匪上林之不美懼繒繳之是將雲飛水宿聊以隨陽此平沙之落鴈也君山南來浩浩滄溟飄風之不起層浪之不生夜氣旣淸靜露斯零素娥浴水光盪金精倒霓

裳之清影來廣樂之天聲纖雲不翳上下虛明此洞庭之秋月也歲晏江空風巖水結馮夷剪水亂洒飄屑浩歌者誰一蓬載月獨酌寒潭以寄清絕此江天之暮雪也凡此八景各極其致皆瀟湘之所有也善觀者合八景斯足以盡其勝不善觀者反是客作而謝曰悉哉先生之言也

跋蕭湘烟雨圖

秀水馮夢禎

李昇蕭湘烟雨圖筆意蕭灑濃淡有無含不盡之妙甲午南翰署中與王維雪霽卷同日寓目措大薄福不能並璧毛嬙西施遂任李卷流落然去今十年無日能遣諸懷也今歲避暑湖上驟見囊致二卷其一即李昇烟雨圖也余喜趣發視如臨蕭湘如見故人天下奇物無盡願與天下賞鑒好事之家共寶之但得常常一見爲快耳何必爲己有哉書此不覺十年

礙膺之物豁然。